

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的电视剧《主角》热播，剧中演员孙浩专访中致敬秦腔： 历尽千辛万苦，才能站在舞台中央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宋诗颖 王莉 图/受访者提供

电视剧《主角》正在热播，该剧改编自陕西作家陈彦的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，以秦地和秦腔为背景，讲述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争做自己人生主角的故事。剧中孙浩饰演的苟存忠，是“存家班”四位老艺人之一，一生坚守“戏比天大”的信仰，将忆秦娥从烧火丫头培养成“秦腔皇后”，用生命完成秦腔的传承。孙浩对苟存忠细腻的表演令许多观众动容落泪，得到了一众好评。近日，孙浩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，分享角色感悟。

一次形象和表演的突破

在孙浩眼中，苟存忠是一个特别纯粹的艺术家。他的一生是苦难的，但他对秦腔的热爱从未褪色，当他发现忆秦娥这棵好苗子，哪怕赌上性命也决心把自己的绝活全部教给她。“苟老师又很偏执，他是执着的，一生都没有放下这件事，虽然他演不了了，他一定要把他的梦想在忆秦娥身上绽放。‘忠’对他来说，就是忠于这门艺术，忠于他的内心。”

孙浩坦言，饰演秦腔旦角，对自己来说是一次形象和表演上很大的突破。他笑称自己的外形与男旦差距不小，为了贴合角色，他在细节上作了很多设计：“这个角色一定是有追求的、儒雅的、端正的人，虽然历尽磨难，也要衣着讲究、坐姿端正。”

“吹火”绝技亲力完成

在孙浩看来，秦腔里藏着最本真的陕西性格——生冷蹭倔、重情重义。和戏曲老师的深入交流也让他感悟到，秦腔大多都是苦戏，得历尽千辛万苦，才能站在舞台中央。

为了演好角色，剧组的主要演员都学习了秦腔表演，孙浩更是要挑战高难度的“吹火”绝技，剧中都是他自己完成的，最多可以吹80多口。他坦言，戏曲是童子功，一两个月的突击训练根本无法克服所有困难，只能反复练习，努力做到最好。“我们的幕后英雄是大批的秦腔演员，他们倾尽全力指导我们训练，付出这么多汗水，拧成一股绳，

就是因为他们的这部剧会让更多的人看到秦腔。”

“戏是演给苍天看的”

剧中有一场戏格外动人：时隔多年，广播里终于响起了《周仁回府》的桥段，几位老艺人激动不已，苟存忠举着收音机，眼角流下一行泪。孙浩分享了这场戏的拍摄感受：“其实剧本里没有写这个时候要流泪，就是靠自己的体验和感受。苟存忠听到秦腔老戏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，觉得他自己的春天要来了，秦腔的春天要来了，那一刻当你用心走进人物的时候，一定会落泪。”

作为女主角忆秦娥的启蒙老师，剧中苟存忠对她既严厉又藏着温情。孙浩提到，忆秦娥第一次登台的那场戏，看到她紧张胆怯，苟存忠歇斯底里抽了她一鞭子，她当时往后退了几步，不是害怕退缩，而是鼓起勇气起范上台。看着她迈出关键一步，成功登台亮相，师父们都哭了，“忆秦娥在那一刻，幻化成了我们所有的秦腔人。”



孙浩在电视剧《主角》中饰演苟存忠

当被问及剧中最触动他的一句台词时，孙浩脱口而出：“演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戏不是演给人看，是演给苍天看的。”这句话，是苟存忠一生的写照，也是所有秦腔艺人的初心：不为名利，不为掌声，只为不负热爱。

乐评 文/闫骥爽

《月下煮茶》为什么拨动了你内心最深处的那根弦？

“我愿今生为你先煮一杯茶，一杯又一杯……”在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，主题曲《月下煮茶》温润质朴的旋律深入人心。作品情系潮汕侨乡根脉，带着岁月沉淀的厚重感，既烘托影片细腻的情感氛围，也尽显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，成为整部电影点睛之笔。

以乐载情，紧扣影片主题

创作于2020年的《月下煮茶》，虽非为影片量身定制，却精准契合故事内核与情感基调。创作者李奕瀚是土生土长的汕头南澳岛人，作品以南澳方言、潮汕歌谣为创作根基，满溢作者的家乡情怀。

潮汕地区有中秋“拜月娘”的传统，月亮象征团圆。歌词“月圆夜，孤影起炉火，日子悄悄又添岁”中描绘的阿嬷月下煮茶意象，是刻在潮汕文化里的乡愁。歌者如邓丽君般的声线，温婉细腻，悠悠诉说着岁月流转。整首歌将侨乡人深藏心底的牵挂与守候，尽数融进绵长的旋律，稳稳托住影片主旨。

空、烘托情绪。

简约留白，彰显质朴美学

《月下煮茶》承袭东方美学虚实结合的思想，形成清新质朴的音乐气质。褪去华丽编曲与复杂的音效，保留最本真素净的音乐质感。歌曲不把情绪尽数铺陈，不将意蕴和盘托出，以干净通透的钢琴与人声构筑静谧悠远的听觉意境，贴合影片温柔沉静、润物无声的风格。

留白的艺术处理，让音乐跳出常规影视配乐的煽情套路，实现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隽永表达。乐曲多处旋律的停顿与留白，为观众预留充足的共情与遐想空间，不抢画面，不夺叙事，始终以陪伴者的姿态融入剧情。让藏于岁月烟火中的牵挂与守候，在虚实交织的乐韵中缓缓流淌。

根植乡土，凸显地域特色

《月下煮茶》以南澳岛方言演唱，这种融合潮汕话与闽南语特色的独特乡音，为作品烙上鲜明的地域印记。纵使听众不通方言词义，仍能共情藏于旋律深处的温柔与乡愁。影片还巧妙吸纳经典潮汕童谣，将民俗风貌映衬于光影与乐韵之中。

独具匠心的乡土音乐表达，推动地域文化跨界传播。随着影片热映，小众潮语音乐走进大众视野，引发全民传唱学习热潮。让潮汕文化贴合当代审美、焕发全新活力，让侨批文化与侨乡精神被更多人知晓，也让重情守义、爱国怀乡的美好品格，随悠扬乐韵久久传扬。

（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）

声画相融，契合叙事脉络

《月下煮茶》以极简主义的创作理念，与影片叙事相辅相成。配器仅用钢琴伴奏，没有繁复的织体与强烈音效对比，营造出清雅的故事基调。曲式采用二段式，结构规整简约，无复杂变奏；旋律采用传统五声音阶，极少跳进，副歌旋律悠扬、气息舒展；节奏从容舒缓，宛如静静流淌的时光，烘托出牵挂亲人的氛围。

词作者依字行腔雕琢乡音尾音，加之潮汕方言咬字软糯自然，音色柔和，诠释角色外柔内韧的形象。整首作品不炫技、不煽情，以音乐塑造时

聚焦潮文化核心符号，以青春视角讲述“番客归潮”故事

微短剧《潮州奇谭》5月30日开播

羊城晚报讯 记者邵梓恒报道：备受期待的岭南民俗奇幻微短剧《潮州奇谭》预告片于5月27日上线。与此同时，剧集将于30日在B站（哔哩哔哩视频平台）播出，用户搜索“潮州奇谭”即可观看全剧，共赴这场山海奇幻之约。

《潮州奇谭》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出品、潮州海外联谊会联合出品，是献

礼第二十三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重点作品。全剧以5个单元故事串联侨批、潮绣、英歌舞、潮商精神等核心潮文化符号，用青春视角和奇幻笔触，讲述“番客归潮”的动人故事。

从《大老爷的英歌》中英歌舞的雄浑鼓点，到《时间都说过》里AI与侨批的跨时空对话；从《走出阿嬷的花园》中潮绣与

二次元的破壁融合，到《生意大赚》里“老少爷保号”的精神密码，再到《海纳百川》中音乐串联的故乡变迁——5个故事，五种归来的姿态，共同织就一幅既有历史厚度、又有时代温度的潮州文化图景。

《潮州奇谭》由羊城晚报山海计划导演、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在读的潮州籍青年导演庄灿杰执导。作为一名从潮

汕走出去的创作者，他始终坚信“走出更要回望”。

在预告片中，观众可以一窥其独特的视觉风格：民俗与奇幻交织，传统与现代对话。庄灿杰将多年在外求学的“异乡人”视角注入创作，用类型化、风格化的表达，为潮汕文化寻找通往年轻观众和海外潮人的新路径。

唐宋诗说

□晏建怀

钱锺书在《谈艺录》中说：“唐诗、宋诗，亦非仅朝代之别，乃体格性分之殊。天下有两种人，斯分两种诗。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，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。”这说明，唐诗与宋诗既是两种不同的风格，也是两种不同的诗歌之美。

如果说唐诗是璀璨的天空，星辰多而耀眼，那么宋诗就是平静的水面，能隐隐约约看到鱼儿舒适地游弋。前者浓烈，冲击力强；后者淡雅，耐人寻味。就唐诗而言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那些代表“盛唐气象”的诗歌，像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的旷远苍劲，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”的浩渺壮丽，崔颢《黄鹤楼》“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”的深沉悠远，孟浩然《临洞庭》“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”的宏大壮阔，王维《使至塞上》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雄浑苍凉，王昌龄《从军行》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豪迈坚定，李白《将进酒》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

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豪放恣肆，杜甫《登高》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沉郁恢弘……它们合奏成一支时而高亢、时而雄浑、时而激昂、时而悲壮的交响乐，至今还响彻在历史和诗歌的天空。

宋人擅长说理，但不是说宋人只写此类诗歌，他们也有盛唐气象的诗，像陆游《书愤》“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”便是，只是不多，未成大气候。而宋诗之所以“多以筋骨思理见胜”，盖因宋代有大量的人写了大量的说理诗，形成了一种风格，达到了一定高度和规模。宋代说理诗，每一首都在说明一定的道理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如王安石《登飞来峰》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”，说明站得高才能看得远；苏轼《题西林壁》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说明观察问题要客观全面，不能主观臆断；陆游《冬夜读书示子聿》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，用今天的话说即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；朱熹《观书有感》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，思想才不至于僵化，还有《春日》“等闲识得东

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，求“圣人之道”，不一定非要到泗水之滨、孔子膝下，世间万物皆有道，从寻常事物中悟道，亦能春风化雨。这些都是用形象生动的诗句告诉我们，生活、学习、追求过程中的一些道理，充满理趣。

正如宋人也写唐诗，唐人其实也写宋诗，或者说也写说理诗，像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“不薄今人爱古人，清词丽句必为邻。窃攀屈宋宜方驾，恐与



徽州之二（纸本设色） □杜大恺

日常玩味

□摇摇

福州仓山。夜雨穿过校园。有女友从江西来，相约去文学院诗学中心。那里，灯光垂覆在茶几、杯盏，以及堆叠在沙发沿的书本之上；那里，潮汕人培浩，刚刚获得第六届茅盾新人奖。他认真挑了一泡陈放了30年的铁观音，用左撇子带劲的左手食指，按住粗陶盖碗的盖钮，注入茶海，“老铁”的茶气漫过陶盏的暗哑釉色，卷着木质味与沉郁、厚重的老茶香，一心缩住夏日雨夜的闲味和韵致。

他一边聊着算力，一边又从白瓷盖碗倾出了另一泡“老铁”茶汤，说就像是前一泡的同学，成绩可能不如，但是以普洱茶淡淡清开，慢慢就追上了上来。果然，陈年的香醇浅浅浮动在琥珀色的茶水里，三泡之后，忽而顺喉清爽起来。

这时，他随手播放了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主题曲，又随口用普通话翻译了几句歌词。一曲歌毕，他将那几句还原成潮汕话，悠然清唱：“……我愿今夜为你先煮一杯茶，一杯又一杯。”干净通透的歌声里，他任由右手中的茶海流转，依然稳巧地斟茶，一杯又一杯，把喝茶的氛围悄然拉满。

共赴这场茶约的还有诗人初越，啜饮间，他发出轻、短、连续的“啾啾”声，给人细细、稠稠的摩擦感。听来绵密别致，培浩却笑着异议。初越便以日本美食家北大路鲁山人的一篇《吃鲑鱼籽是吃它的声音》为例，借美食家所言“食物的声音本身就是味道的一部分”，玩梗：“比喝茶发出很大声音更不礼貌的，就是在茶席上批评别人发出了很大声音。”培浩乐不可支，说起许多年前，他曾形容过初越的想象力“飞天遁地”，比如诗句：“星辰是我的，咔咔作响的牙齿。”“欢喜是大地送给我的一把花生。”临别时，培浩递给我两泡新制的铁观音，初越说是青春版的，我忍不住不禁，这也是我的欢喜。

玩味，可以透过“老铁”，也可以通过罗西的青春美文，映照日常细微和雅致的姿态。大学时代的罗西，喜欢穿海军衫，喜欢浅夜里轻叩女生宿舍的门，去兜售校园《南风》诗报。不待里面的人应声，他就推门进去，先声夺人地搬过椅子坐下，给女生们洗脑：“听说98%的北大女生都喜

欢诗……”把话狠狠地说到她们的心坎里，继而，她们顺利地掏钱买报，自觉地不做“那没情调的2%”。

一个周末，我去北大人、书法家倪爷的“原味”六人工作室，阳光穿窗而来，落在桌面的砚台、压纹纸本和盛着清水的青花瓷盆里。他握紧墨条，匀速轻转，看墨色细净地晕染。突然，一滴墨滚到砚台的中间又凝住，像研磨待客的时光停留了许久。等墨质沉透而醇厚时，他递来一支细嫩光锋毛笔，让我用笔尖轻蘸墨汁，让落笔的线条游走在宣纸上。在我的腕部微动中，他的笑意浮上脸庞：“只要落笔的姿态从容，线条便也干净利落。”

倪爷的师兄、漆艺家谢健在长篇小说《漆海传》里，给一道“切成丝的酱牛皮”起名“吹牛皮”。据他亲手酱煮或酱卤过，这道菜的第一重讲究，是选来的牛皮，需得长在肋条边或后脖颈上。通常，牛脊边的太厚，牛肚边的太薄，种种不妥。再将牛皮切成丝，如同给伊比利亚风干火腿切片，刀工不相上下。从甄选牛皮到运刀切丝，他饶有兴致地做得有板有眼。日常玩味，是一种仪式感，也是一种在文字与食物中都要保持的刀工。

适逢朋友们相聚他的“漆海花厅”，他一边陪同喝茶吹牛，一边跑上跑下亲自烙饼炖鸡汤，如此种种，据说“主宾双方都感觉不甚美妙”。于是，请胡嫂张罗，他要求，即便只烙3张饼，也必须一张烙饼一个盘子，那才是美食。若等到全部烙完，堆在一个盘子里端上，那只不过是塞饱。而且，烙饼使用的葱花，要用大小适中的大葱的中间段。因为太大的大葱，只适合作为汤料使用。就像做一道“蒜苗炒肉片”，若炒不好，就意味着家常菜做不好；而一旦家常菜做不好，那就是纸上谈厨艺了。他笑言，“尽管我的厨艺甚至好过我的漆艺……”

有一夜，他偶然读到南宋诗人王铚的“调朱旋滴瓶瓶水，读过唐诗再点看”，诗人读书的心思，恰合了他对“梅瓶”的求问和考究的工夫。

吟风弄月的余暇，正好足够一滴墨滚到砚台中间，足够一张烙饼独占一个白瓷盘，足够一个雪夜门读过唐诗后，再点看。

盛夏将至。这种时节，要去西藏鲁朗看花。

去鲁朗看花，是众多旅人的愿望。旅人爱那田园的泥土气息，爱高原特有的金色晨光，爱庭院中绕墙栽种的蔷薇，爱林地边缘开成河流的花海——报春、杜鹃、鸢尾、金桃娘、兰花……鲁朗有着万物生灵恬润有爱的场域。

到了七月，鲁朗花海牧场漫山盛开着大片的金脉鸢尾，开得如痴如醉、奔放热烈，如流动的河流一样。所谓金脉鸢尾，是因花开时外花被裂

片上有金黄色条纹，如一缕金丝镶于花瓣茎脉，花朵迎风摇曳时贵气隐约。走进花海，能感到那里头藏着无数珍宝，有无数个可爱的小精灵在欢乐歌唱，它们散发着挡不住的光彩。

犹太人普遍认为黄色鸢尾是“黄金”的象征，故有种植鸢尾的风俗，盼望能带来财富。在东方人眼中，鸢尾则像鸢鸟之尾，盛开时又如一对对摇曳飘扬的翅膀。在希腊语中，鸢尾意为“彩虹”，是彩虹女神，是众神与凡间的使者，将善良人死后的灵魂经

由天地间的彩虹桥携回天国。至今，希腊人常在墓地种植此花——这也是鸢尾的花语“爱的使者”的由来。

鲁朗的藏民与金脉鸢尾，是朝夕相伴的亲人。花开时，老人坐在庭院门口，望着漫山鸢尾笑，说这花是高原的信使，带来好天气，也带来平安的讯息。孩子们提着小裙边，在花海边跑，指尖轻轻碰一碰花瓣，不惊扰，只欢喜。牧人赶着牛羊经过，脚步放得轻，生怕踏折了花枝。鸢尾不声不响，把根扎进鲁朗的泥土，陪着藏民

□如闻

春耕秋收，陪着牧场四季流转。

据《西藏经济植物》记载，金脉鸢尾与尼泊尔鸢尾的根，是山野里的良药。活血祛瘀，消肿止痛，蚊虫叮咬、小伤小肿，挖根捣碎敷上，便慢慢舒缓。谁家孩子磕碰了，老人便去花田边寻一株，手法熟练地处理，那是代代相传的智慧。

举世闻名的、也是赴藏游客爱购买的旅游特产之一——藏红花，别名番红花，也属鸢尾科，目前在西藏已有种植。